

澎湃·镜相  
编著

看见故事，看见真相

# 此与彼之间

The Lives in Between

十九个非虚构故事，两千万次唏嘘阅读  
悲欢喜忧，镜相里的真实世界

澎湃 镜相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此  
与  
彼  
之

The Lives in Between

澎湃·镜相  
编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此与彼之间 / 澎湃新闻黄芳、李智刚、黄杨选编. —北京:  
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8.12  
ISBN 978-7-5008-7118-7

I. ①此… II. ①澎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92451号

## 此与彼之间

出 版 人 王娇萍  
责任编辑 董 虹  
责任校对 董春娜  
责任印制 黄 丽  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 100120  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  
电 话 (010) 62005043 (总编室) (010) 62005039 (出版物流部)  
(010) 62379038 (社科文艺分社)  
发行热线 (010) 62005049 (010) 62005042 (传真)  
经 销 各地书店  
印 刷 天津嘉恒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 
印 张 9.5  
字 数 240千字  
版 次 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 
定 价 46.00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 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 目 录

## 跌跌撞撞地活

- 003 一个乡村木匠的最后十年
- 016 生死打塔人
- 034 他在寂静中喧响
- 046 深圳“三和”纪事
- 067 庞麦郎的进击和孤独

## 光与灰

- 085 阿曼的河
- 097 亲爱的红豆
- 119 我与产后抑郁擦肩而过
- 136 得一次甲状腺癌所要经历的一切
- 153 一所美国大学里的政治正确“三国杀”

## 围城里的人

- 165 都市相亲人
- 180 女人四十
- 195 迷茫的美国人在中国
- 216 北四村的房客们

## 像一条河流

- 233 迷失的黄昏
- 250 上海宜家老年相亲角
- 261 KTV 里的老年人
- 276 一个年轻美籍华人眼中的百年家国
- 288 鄂伦春最后的老萨满

活地撞撞跌跌





## 一个乡村木匠的最后十年

陈年喜

我的父亲是一位木匠。一辈子走乡串户，脚踩百家门头。

2016年夏天，他在一个大雨如注的天气里走了。心脏病加脑梗发作，心脏缺血大脑缺氧，坚持了一天一夜。走时73岁。家乡这地方，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十有八九都是这样死的，山高地僻，交通阻隔，贫穷加上医疗遥远。谁也没有办法的事情。

—

塬上是个小村子，这个小，主要是说人口。这些年，死了多少人啊！从我记事起，人口好像从没有超过六十。

塬上虽然小，却是个能人辈出的地方。张铁匠、李篾匠、刘瓦匠、景蛮匠……每家男人，都有点手艺，最不济的，也能给人打个土砖。土砖一块五六十斤，一天打一百多块，一块块码起来，长城似的，需要一身蛮力气，这就是蛮匠。现在想来，这和今天的千军万马上大学如出一辙，本事，才是第一活命的法宝。

最风光的要属木匠。要是木匠干活不收钱，以工换工，规矩

是一换三，就是他干一天木工，你得给他锄三天地。但木匠手艺没深浅，十年学徒不成艺的，大有人在。

我父亲属于无师自通的那种，听奶奶说过，父亲还很小的时候，家里请木匠打柜子，他天天围着木匠师傅转，人家吸袋烟的工夫，他就把家什捞在了手里。有天夜里，院里叮叮当当彻夜不息，人们早晨起来，发现多了一只崭新的板凳。是父亲一夜没睡，偷了师傅的工具，抢了板材，一夜打成的。那一年，他13岁。

乡下有两种手艺最相似，一个是木匠，一个是游医。人吃五谷杂粮，生百样病症，医艺单纯了不行，得样样下得了手。木匠也一样，没有谁家嫁个姑娘，同时请三五个木匠师傅来打嫁妆的。不同的活路要求，把人逼出了十八般手艺。有了十八般手艺，才能踩得动百家门头。

父亲是位有德行的木匠。他的同行侯师傅讲过一个故事，有一年，一家人盖房子，几个木匠负责木工活，父亲是木工头。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会设计绘图，一张报纸上画出房形，梁多长，檩多长，前坡多少度，后坡多少度，配多高的檐墙才漂亮，一目了然。主人家做饭的是位老婆婆，七十多岁了，大约眼神不好使，有一天端出的菜里有只毛毛虫，别人都不往里伸筷子，只有父亲一口一口吃得有味，饭后大家问，你没看见一只虫子吗？父亲说，早看见了。

父亲 16 岁独立干活，到死那年，行艺整整 57 年。这是个十分可怕的时长。连峡河的水都流得累了，都懒得流了，如今只剩下碗口粗的一股，只有下过一场暴雨，才活过来一回。

再精湛的手艺，也有过气的时候，艺不过气，时过气，人所谓“时也，势也”。犟也犟不过。娶媳嫁女乔迁新家，家具店里齐全又便宜，房子已经没人再盖了。到了死的前十年，父亲已基本无活可干了。这十年，对于村子，对于每一个人，是天翻地覆的十年。发生了太多的事，走了太多人。如今，整个村子只剩下二十口人。人口的骤减，村象的凋敝，都发生在这十年里。

十年里，父亲像一位无人问津的失势明星，干了很多事，又似乎什么也没干，如同一个影子。东梁上荒草中一座没有完工的娘娘庙，算是他生命最后的余响。

## 二

河南省灵宝市朱阳镇离我老家并不远，虽然是两个省，往大里说，就是隔着一道洛河。洛域宽广，把它们隔成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。朱阳河的水混合着一座座选矿厂的混稠尾渣汇入黄河，峡河水载着山雨落叶奔向长江。

本来两家老死不相往来的远房亲戚，因为西秦岭黄金矿产的猛烈开发，从 1980 年始，突然发生了密切的交集。广东和海南都太遥远，工厂作坊挣钱太少，近水楼台，村里人一直有矿山做工

的传统。峡河云母矿 1958 年就开始了开采。

朝海在去朱阳王峪金矿打工之前，从来没有出过远门。虽然从家到矿上只有二百公里，骑摩托车只需要大半天时间，快三十岁的人了和老婆分手那一刻却像生离死别一样。为老板招工的大牙差点笑掉了镶金的门牙：“又不是不回来了，要不，把她吞下肚算了。”

大牙和我是同学，一条板凳一年级坐到六年级。他学习成绩不怎么样，特别能起早，冬天提一只红红的大火盆，整个教室因此而温暖。在山西二峰山铁矿时他曾随我学艺，算我半个徒弟。朝海家离我家最近，算起来，他叫我表姐夫。

天上正飘着雪花，地上、远山都还没有存住，只有一些没掉落的橡树叶上落着一片两片，后一片刚到，前一片就化了。才 10 月，天还不是太冷。

朝海把行李卷放进车后备厢里，把媳妇煮的一袋鸡蛋抱在怀里，钻进了大屁股吉普车。车上已经挤了十几个人，都是同村的小伙子，有在矿上干了多年的老工人，也有朝海一样的新手。大牙“砰”地一声把车门关上，又用脚踹了两下，确认已经关严，才放下心。他把驾驶副座的车玻璃摇下来，立即一股热气冒了出来。他轰一声发动了车子。

父亲怔怔目送吉普车走远，直到看着它飘飘忽忽变成一只鸟一个小黑点儿。他已经忘记了，这是多少次送年轻人离开村子

了。但他记得这些年，多少人离开，多少人回来。

这一会儿，父亲心里的滋味只有我最明白，我每次离开，他也是这样送别的。洗了手脸，在祖先位前燃一炷香送我出门，有时送过竹园，有时送到二道弯。他总是走在前面，仿佛是我在送行他。他嘴里问，啥时候回来？我说不知道。走一段又说，不干这个不行？我说，不行，不会别的。

的确，不是没有想过改行，想改，需要多少年的弯路？女怕嫁错郎，男怕入错行，知道错了，也得走到底。这些年里，亲见过了多少生死？不是不怕，是怕也没用。最后，他说，钱是小事，命是大事。

父亲回到家，收拾起那套老工具，往东梁上走去。东梁自然在村子东边，独独突起一道山梁。站在上面，可以看到村子的每个角落，每一条狗，每一群乱跑的鸡。再往远处看，能看见五峰山上的松林，苍苍绿绿的，把五峰连成一片。在冬天，像沙地里汪出一池深水。再远处，迷迷茫茫一片，据说，那里是河南卢氏县和人称秦楚门户的商南县地界了。

从小父亲听人说，这儿从前是有一座石头庙的，叫娘娘庙，供奉的神仙叫李母娘娘。娘娘慈悲，一直保佑着四方平安人丁兴盛。但从我记事起，没见到庙的样子。他是不是也是听别人说的，不知道。

虽说是山上，但能使用的石头奇缺，前后侍弄了几个月，根

基都没有打好。在父亲打庙基的大半年里，我在另一座矿山打工，那时候，我已经是一位有点名气的爆破工了。在这个行业，已经风风雨雨多年。在一个叫马鬃山的北边地，我把一条巷道从一百米送到了一千米。

听我读初中的侄儿电话说，父亲天天在东梁上打石头，背石头，吃饭都喊不回去，让我劝一劝他。我电话问父亲在山上干什么，他说：“盖庙啊，娘娘庙都毁多少年了，人烟没个庙护着怎么行？”听了，我一愣，一时无话可说。我不信佛奉道，但我不能阻止一个快古稀的人去信。

### 三

对于整个村子的制高点东梁，我一点也不陌生，那里曾是我  
和童伴们当年的欢乐场。山顶上，有一棵大树，已经老得认不清  
是橡树还是青杠。夏秋之交，下过一场透雨，半枯的树干上常常  
会长出猴头菇来，白绒绒的，最大的长到半个足球那么大，摘回  
家，用油炒了，鲜美异常。几年前的某一天，大树轰然倒掉了，  
整个村子都听了一声巨响。巨大的一堆柴火足有上万斤，没有一  
个人敢去背回家里烧火。看着它一天天沤掉。树老成精，何况它  
脚下曾经有过一座庙。

从梁顶看村子，如果有心会发现，每隔几年都有不同。小时  
候的村子房屋低矮，泥墙石脚，很多还顶着茅草。到 20 世纪 90

年代时，气象就不一样了，家家白墙青瓦，虽然依旧是散乱的，但能明显感受到它们焕发的精气神。高中初毕业那几年，我常常独自一人站在那里，看村子烟起烟落，看天边河山无限，心里无比地苦闷。已经好几年没有上去了，不用看，我也知道村子变成了什么样子，一个近六十口的村子变成了二十人，还能是什么样子呢？

那些减下来的人去了哪里？有的搬到了镇上，有的迁到了县城，极少的人去了西安、深圳、新疆，是街头零落，还是香车宝马，没有人知道。另有一部分人，永远留在了秦岭金矿的炮声和石头里了。

手艺人都有一个毛病，那就是做什么都一丝不苟，每一件活计都当成最后一件活来完成。到了2010年春天，娘娘庙的墙基终于打好了，四米见方，正好可以安放下一尊塑像，一只贡桌，几条供香客休息的长凳。一个给人画了一辈子房屋图纸，打了一辈子屋梁房架的人，这样的设计施工对他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。

可父亲实在是老了。这年春节到来的前几天，他大病一场，血压高到了180，高烧不退，挣扎到过了春节，从床上起来，一条腿就不听话了。医生说，是脑子梗了，要自己锻炼，也许还有恢复的希望。

父亲个子不高，却是村里的大力王，年轻时，给生产队里往县粮站缴公粮，一百里路程，能挑二百斤当天打来回。脑梗后，



虽然后来有些恢复，却再也没有了力气，多少拿点东西，手就打哆嗦。看着遥遥无期的造庙工程，他的头发更加白了。

2010年到2016年间，是我最劳碌紧张的几年。这些年间，矿山竞争残酷激烈，多少老板昨天开着大奔，一夜之间，只能重新用两条腿在风尘里奔驰。城门失火，自然殃及了鱼池。这期间，我曾六赴新疆，三走青海，结果都是无功而归。我曾在《怎不忆敦煌》的一篇小文里，记录下流落敦煌为人摘杏的生活。我无力也没有时间帮到父亲，亲人们也无力顾及。其实，所说的无力顾及，也就是无声的反对。父亲像一只衰老的蚂蚁，爬行在另一条路上。我们眼看着他越走越远。

#### 四

我从天水赶到家时，拉着大牙和朝海遗体的依维柯也到了。

从山下的乡公路到村里是一段坡路，1990年时村委组织群众开云母矿修的简易公路，当年也曾无限繁忙风光，如今毛毛草草，垮垮塌塌，不少地段已经无法通过一辆三轮车了。所有能干得动的劳力都去修路，让车子能直接开到村头。

大牙和朝海死于矿难，死时大牙39岁，朝海只有29岁。去矿上谈判赔偿的人还在艰难谈判中，人总得入土为安，趁着风高夜黑，先把尸骨拉回来再说。大牙和朝海被白布一层一层像裹粽子一样裹得严严实实，只能从个头的长短分辨谁是谁了。